

方洲先生奉使錄卷之上

海鹽張寧靖之撰

後學姚士舜叔祥校

乞定名次題本

禮科掌科事給事中臣張寧謹

題爲公務事臣蒙

欽差與同錦衣衛帶俸都指揮武忠前往朝鮮
國公幹所據辭

君臣金卷一
朝領

勅及到彼序坐回日覆

奏題本僉名稱臣等項臣欲遵奉原降

勅旨序列在前緣武忠係武職三品臣係文職
七品於心未安伏乞

聖裁奉

聖旨朝鮮國習尚文物張寧正使武忠副使欽
此

右題本天順四年二月進

奏後二日早

朝罷

駕幸文華殿太監牛玉傳宣給事中張寧引至
內門

上方下輦立殿陛寧趨入叩首俯跪有

旨令近前者再問所進本事意寧叩首讀奏詞

一過

上曰汝近侍官豈論品級聞李琛讀書或有典故問荅非武忠所能汝坐次在上寧復叩首仰見

天顏悅霽因敢奏請所往事宜皆優賜裁決獎諭再三顧近侍中貴人有

勅諭朝鮮國王須得如此人去之語寧復頓首謝蒙

賜酒飯于春坊明日降

旨繼有金織襲衣之

賜

遼東復奏題本

欽差正副使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張寧等謹

題爲公務事臣等先奉

勅旨往朝鮮國公幹天順四年二月十一日行至遼東都司欽奉

勅今得遼東鎮守等官奏報毛憐衛都指揮尚董加等會合人馬往朝鮮國報讐

朕意夷性得頑或有此舉恐道路不便未可前去

勅至爾卽會同鎮守等官差人遠探消息以爲進止若有此事爾且於遼東暫住待寧靜無事然後起行欽此欽遵臣等仍還廣寧於高平驛會同

欽差鎮守遼東左少監覃璣總兵官海寧伯董興巡撫左副都御史胡本惠計議得尚董加人馬往朝鮮國報讐原係傳報事情未委虛的欲便使人前去緣出境地無人烟無從聽探若至彼國地方詢問恐亦未得真情徒勞往復除撥精銳馬隊官軍二千員名委都指揮李端管領於本月十八日起程仍逐程於內差人前探護送相機應事到彼交界無事

官軍卽便回還外具本差舍人李雄親賚謹
具題

知

朝鮮義州遣還護送官兵榜

欽差正副使禮科等衙門掌科事給事中等官

張寧等爲約諭事

欽承

帝命有事於朝鮮國照得本國素承禮教世輯

藩垣

朝廷奄有萬方於茲特加撫恤待以不疑願
以使用道遠多遣兵馬導送至境耳緣某奉
勅不敢稽行合於本境留示隨從官軍人等所
據該支糧草悉聽管領都指揮李端每隊摘
撥的當人員隨便支送不許多人過界紛擾
有違

朝廷撫待至意敢有不遵約束私相取與因

而延滯日時不卽回還者悉行

聞奏各宜戒慎毋或有愆故示

朝鮮國回還復

命題本

欽差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張寧等臣等
先蒙

差往朝鮮國

勅諭國王李瑑責問誘殺毛憐衛都督僉事郎

卜兒哈等十六人緣由李瑑迎接禮儀一盡
藩國之體開讀之際跪伏戰兢其言卜兒哈
世居彼國會寧地面無異編氓自父莊憲王
時來住都 妻從住今父子通謀作亂罪
不容已至今其子阿 逃亡含怨擾境殺
擄臣以此但知遵法處治本國耗亂之人實
不知曾受

朝廷官職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本國所有土地人民皆爲

朝廷看守豈敢過分干犯臣等誠恐帶去通
事序班語言訛舛當取紙筆與李琛作字問
荅先後相同的是實情無所矯飾臣等畢事
回還李琛已差陪臣戶曹叅判金淳慶昌府
尹梁誠之於三月初十日起

京謝

恩謹具題

知

晚發豐潤

蕭蕭車馬度重岡回首都城意渺茫斜日下時
人望遠孤雲飛處客思鄉黃茅矮屋山居小白
草浮塵石路長星月滿天行未歇俯鞍還復候
行裝

次永平發撫寧

縈迴石磴緩經行海氣山光欲滿城駐息暫憐

官舍近依隨聊慰館人迎北來郡郭推名勝東
去關門總治平却笑歸期春正好也應無地不
深耕

薊州

烟光迷遠岫曙色上征衣郡邑行將近山林望
轉微豈應辭苦節何暇惜多違所愧經巡處勞
人說是非

灤河有張果老喂驢石榆關有張果老舖

不知何由得名

巉岩白石蘚痕滋斧鑿何緣偶見施聲迹由來
俱是幻不須回首重興思
木柵標題跡已陳短墻衰柳未勝春停鞭欲問
當年事翹首斜陽不見人

宿蘆峰驛

亭館高虛草木殘碧峰烟露晚增寒隣翁社老
紛成巷野飯山殺進滿盤千里驅馳懷國事一

宵清宴有餘歡明朝擬上遼陽道數問征夫夜
未闌

至山海關二首

塵路臨關斷雲山際海多驅車登峻坂飲馬下
長河跋涉真吾事咨詢柰爾何旋歸知不遠隨
處記經過

望望逾高嶺遙遙知幾程野人清驛道疲馬歷
空城茅舍山炊熟松窓土炕平依棲聊復爾按

轡又東行

宿山海驛留別張用暉主事

別來清夢每相尋客裡逢君坐夜深千里鄉關
孤鴈影十年樽酒故人心邊城寒氣春猶重海
國潮聲夜欲沉明日輶車何處是遼陽東去馬
駸駸

過三海關

百二山河擁 帝京鐵關金鎖接長城遼陽千

春仙金卷
九
里無烽火薊北諸屯有重兵鼓角遙迎持節
使關門應訝棄繻生壯遊未盡登臨興一騎雲
飛海浪橫

連遇大風宿前屯衛次日早趨沙河驛望
寧遠途中苦寒

雞鳴戍鼓起城樓碧海風高馬上愁天地無心
憐遠客關山何處是營州壯懷慷慨看長鈇倦
體支離惜敝表却憶邊軍寒正苦春陽幾日到

遐甌

寧遠道中晚行

行行周道接山谿城堡連延斥候齊野燒過林
枯草盡暝烟生樹遠村迷人行落日多思睡馬
渡春水半沒蹄翻憶故園行樂伴百花深處聽
鶯啼

寧遠東南有山居海中去岸二十里名覺
華島中有大龍宮千佛院皆金人所建土

僧數十人自相耕鑿若與世隔者每歲海水可通車徒時則一城薪炭皆仰給于此聞其中甚幽絕可愛亦邊鄉一勝地惜行役匆匆不能一到

古利寥寥海島邊行人指點說當年山門未乞新開額常任猶耕舊施田寒日每輸城邑炭漁舟時送佛燈錢官程咫尺空經過悵望烟波思渺然

宿松山所遇孟玉千戶老而能言談開國以來邊事歷歷可聽次日早趨凌河驛道中述其語爲四絕

七歲爲官今七十直從洪武到新年同時將士皆稀少贏得兒孫滿眼前

牢落關山百戰中此生無罪亦無功于今邊境安如堵共說 君王似太宗

當時倭寇入遼陽曾逐偏裨夜伏藏百舸成灰

諸賊盡傷心和淚說劉剛

雙鬢蒼浪膂力微已教兒子代戎衣此身雖老
猶能射閒上雕弓去打圍

途中懷楊叔獻主事

春初爲別後春盡尚殊方明月心期在浮雲夢
寐長看花懷共賞折柳惜分芳想見同年者聯
珂集鷺行

廣寧諸屯衛騎士皆以獵犬自隨所至有

獲戲作畜犬詞

春米莫棄糠粃釜莫棄漿飼喂須教飽驅逐毋
令傷營中畜犬勝畜羊晨將犬出暮烹獐邊城
無盜不須吠明日燒荒出城去

桃源圖爲遼東李都閫端題

落花流水春將暮武陵漁郎迷舊路山扃澗鎖
氣簫閒誤入桃源最深處里巷驚聞外客名傾
家出見動歡聲不知歲月今何日却問阿房成

未成語畢相邀扣蓬堵瓦缶甕甌間賓王兒童
將茗婦將醪禮數空疎意清古坐中重迹始來
時黔首驚聞族李斯強者美兵弱者死惟我數
家猶子遺老幼携持轉溝壑兔伏烏投枯葉落
披荆破楚履巉岩絕境天荒隔寥廓堙山寨岫
種桃花谷變陵遷幾歲華前人老死後人壯來
日無多今百家今年大水添溪漲舟輕直渡桃
花嶂佳期難再事難憑不說人間說天上到處

窮荒草滿蹊武陵深窈易相迷何須更問人仙
事險遠由來是五溪

爲遼東都司斷事陳公佐題画并墨竹四

首

西風吹雲江樹白黃葉寒潮弄秋色斜陽欲落
鴈來時露芷江籬共蕭颯浩歌一曲下中流欲
採芙蓉不自由清風明月若長在沙鶴野猿相
對愁南遊忽憶湖湘道千里心期夢中老獄陽

樓上望君山一點青螺隔雲小彭蠡風高浪接
天行人欲渡已茫然非熊事業來何晚回首空
江生暮烟

樹抄青山嵌湖曲古墻陰處莓苔綠野梅零落
菜花開柴門半掩黃茅屋空林晝永寂無聲村
塢寥寥一犬鳴年華欲盡衆芳歇宛宛白日傷
人情巉岩峻坂連平越瘦寒凌兢度還蹶人影
東來知是誰小橋流水黃昏月五陵年少日馳

寶馬朱輪橫路衢楊雄閉門頭雪白却笑年
年空著書

墨竹二首

流雲滿空江月黑天漏無聲瀉虛碧梧桐露白
鳳毛垂湘妃歛珮鮫綃濕短篷餘燼照殘更千
里江潭幽夢生隔江誰唱鷓鴣曲忽憶君山雙
笛聲

蓐收鼓氣天行金紅塵委翳蒼烟沉潛蛟倒海

鳳翻穴十二瓊樓環珮音南州高士風流歇空
谷佳人苦離別憑誰截作紫鸞笙同上瑤臺弄
明月

爲遼東巡按陸侍御平題回四首

蕭蕭落木翳林垆野色催寒帶晚晴滿地秋風
吹雨過亂山斜日照人行草荒別墅鷗盟遠雲
護空壇鶴夢清彷彿江南舊遊處小橋西舍讀
書聲

榕葉成陰長綠苔薰風池館芟荷開島邊山色
雲中出戶外泉聲樹杪來一跌鶯啼僧舍近隔
溪人語釣船迴若耶溪水山陰路何日扁舟重
爾陪

岩壑蕭條雪滿庭東雲連地晚冥冥春隨灞上
騎驢客人在孤山放鶴亭瓊島風霜千樹白蓬
窓燈火一壇青不知何處笙歌夜金帳羊羔酒
未醒

雲山東去野橋西茅屋陰陰柳樹齊疎雨落花
村犬吠淡烟芳草水禽啼林泉杖屨時相遇溪
上壺觴每自携何日閑尋休沐地葛巾野服共
幽棲

遊鳳凰山記

自遼城東行三日出連山隘又一日至鳳凰山
去朝鮮境尚百有餘里土人稱爲開州其地蒼
莽無人之場山勢周環連亘不絕惟南面少缺

如人臂合抱而掌未及接者首尾低昂大麓偃
伏左右若兩翅東西相望宛如一大山不知其
中甚寬閑空隙也予初以使事未遑登覽春三
月廿有二日還過其地遼東都司李君本正以
千五百騎行迂適日暮按營於此因與副使錦
衣衛武士英三人連轡鼓吹而前皆疊石爲城
隨山障塞巉岩崩毀過半其缺處爲門石臬鐵
樞沙土中猶隱約可見門外稍東西向有水關

架石作梁水聲幽幽然出叢薄間若訴語者入門左折而西高崖絕巘上有土臺隆隆意當時瞭遠處也右折而東盡谿谷涯際有舍一楹覆地爲椽上無片瓦惟朽餘壁立不知何人所常依息疑野人射獵時信宿草具也自茲北行皆平曠幾二里許石級頽殘瓦礫零落若官府廢治又二里許正北山坳處適與所入門相對皆灰隔重石爲闌兩旁積石方尺者千餘若將下

墜卻敵者極北南立四顧平帖藏風蓄氣真天造地設儼然千家城郭四隅松柏彌山荆榛被道豺狼虎豹麋鹿狐兔之迹交羅其間不可復進徒擁立流望惆悵興思而已或者以爲始全燕時郡邑又以爲故高麗時城堡又相傳唐太宗征東下其地嘗頓兵于此是皆不必盡然而亦未必盡不然但其東北與女直海西之境相接而此山正當其衝故當時立城置守以控扼

之經營締造可謂得矣又孰知今日淒涼荒落
而爲過客之悲也嗟夫禹貢職方所載區域變
遷更置不知其幾何而始致今日之全盛合一
遺踪故跡無處無之得失興亡各由其道是皆
不足吊者而暇爲夷狄悲哉相與一笑還營書
此爲記

奉使錄上卷

方洲先生奉使錄卷之下

海鹽張 寧靖之撰

後學姚士舜叔祥校

皇華集 朝鮮刻本

士生天地間德業固大矣文章特餘事耳然自古論世道升降者未嘗不以文章之盛衰而卜之是何也蓋文者言之成章而德業之華也故和順之積而英華之發彌中彪外自不可掩也

而人才之興則實關乎氣化夫豈偶然哉

天順四年春禮科給事中張公奉使而來咨詢之暇遇景觸事輒形賦詠驪珠燦爛溢于錦囊幾成卷矣竣事迺旋我殿下嘉公文雅 命詞臣編其所著詩文俾永厥傳實所以欽

帝命也遂 命臣敘之臣竊惟文運隨世運消長而以文鳴世者代各有人自漢魏而下可數也然其文章雖足可觀而或不爲世用雖遇於

世而文章又不足發之每患兩全之難也欽惟皇明御極大化流淳蔚啓文運光嶽完車書混登賢崇良布列朝著士之抱道德負材藝者莫不依乘感會翹英騁雋奮勵揄揚以黼黻

文明之盛惟 公材學之瞻器度之豪蚤捷科第蜚英燁赫遂荷 知遇給事左右以佐聖天子議禮制度之政乃今遠銜 使命惠來于我我國雖僻在海表然秉禮惟舊世蒙

卷之二
眷待每 頌明詔必擇朝中之賢且才者遣之
儒雅之士前後相望今公之來也尤信其特膺
帝簡祇奉

睿猷使星離霄析木騰輝播 綸音於萬里達
輿情乎 九重上下交孚遠邇夾和海隅出日
永世安瀾益沐我

皇明沛濊之鴻恩于無疆也苟非以英傑之才
膺際遇之隆出入將明奔走賢勞迪

一人事四方若卜筮是孚者疇克爾邪 公之
至是邦也念

王事有程每懷靡及然猶重道統而訪箕子崇
化源而謁宣尼率禮罔訾式示周行東人之接
見者仰若山斗非但慕雅致清介而已德業之
懿因此可知獨其文章可尚乎哉觀其爲文遇
興輒摛如峴玉狼藉取之左 右 鵲亦抵信乎其
鳴世也豈非所謂關氣化而生遇於世而發之

者乎他日卜我

朝世道之升者未必不自公而得之則今茲
珠唾之落海東者亦不可俟焉泯其傳也而我
殿下翼翼畏

天之衷惓惓好善之誠欽

帝眷遂重其使重使華遂及其文之盛意因
亦可見矣吁豈非躋與是年夏四月下澣正憲
大夫知中樞院事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

世子左賓客兼成均大司成臣崔恒謹敘

渡大同江

平壤孤城發曉裝画船簫鼓麗春陽
島邊雲盡青山出渡口潮通碧海長共喜
皇仁同大地

不知身世是它鄉清樽且莫頻相勸
四牡東風路渺茫

登黃州廣遠樓

層樓高出翠微間景物迢遙慰客顏
芳草夕陽

天外路亂峯殘雪海中烟凝野色村居小風
送邊聲獵騎還却憶帝鄉春似海蓬萊宮
闕五雲閑

登鳳山樓留題

鳳山樓館鬱岵堯千里經行漢使輶人語殊方
應漸解詩懷多病欲全消望窮曉影雲連鴈聽
斷寒聲海落潮不用咨詢重吊古四隣無事息
征徭

二十八日午發劔水道中望龍泉

層巒高處露亭臺騎從如雲暮景催繞徑藤蘿
芳樹合滿山荆棘野花開林間春色鶯啼盡天
際晴光鳥帶回何事碧霄凝望久長安不見獨
徘徊

登金郊驛樓

搖搖旌旆遠躋攀坐笑遊程兩月間芳草無情
隨處綠好山如畫對人閑一年風物春將老千

里星槎客未還昨夜分明夢歸國依然 清禁
立鷁班

渡臨津

三月韶華景最新棹歌聲裡渡臨津雪消野渚
多青草雨過芳洲長綠蘋回舫清遊天上客碧
雲疎影水中人桃花浪暖魚龍起楊柳風和鳥
雀頻歸思欲迷南浦樹江流不到故園春

九重霄漢雙飛羽千里星河一縱鱗莫笑沿流
同汎濫也應隨處謾咨詢茲行總爲宣 恩命
非是乘槎漢使臣

三月三日寓太平館

曲水流觴盡醉歸風光雖是故鄉非桃花小雨
迷行館細草春香上客衣誰捲疎簾望新月自
吹長笛倚斜暉此情不爲傷離別 王事驅馳
惜重違

登太平館樓六十韻

奉使錄卷下
飛樓縹緲入蒼穹西望長安意已通天地有恩
同覆載華夷無處不朝宗遼陽東下三千里華
嶽西連百二重 金闕玉關嚴虎豹白旄黃鉞
定羆熊漠南遠道烽烟絕薊北諸屯保障雄寰
宇總膺周典則輿圖盡屬漢提封九成韶樂儀
羣鳳五色祥雲駕六龍上苑韶華寬似海貴游
羅綺爛如虹編摩自古元無地繼立生民未有
功萬國梯航馳玉帛千家門第動詩鍾化行九

服垣墉外人在三王禮樂中億載不移 高帝
業兩京齊出至神工荒言却笑莊蒙叟欲賦應
湏左大冲身使殊方思莫及心懸天府睇難窮
由來東土文風好自昔 中朝錫予隆藩屏
皇家崇節度儀形 聖範恤疲瘡內承畿甸民
嘉靖外控邊荒地激衝八道分符循俗美重門
擊柝脩時凶路窮水陸鄉音別春滿乾坤景色
同雞犬人家延四野烟霞山郭亘千峯流年又

逐陽和換微物均爲造化容原隰條桑初展綠
池亭佳杏已迎紅空林三潤人叅長遠島沙平
竹蛤豐芳草欲迷歸客思蒼苔不鎖舊遊踪溪
留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竹外涼陰晴
鎖碎梅邊香靄曉朦朧園明桃李蜂蒸蜜野曠
苹蒿鹿養茸花落花開如剪綺人來人去類飛
蓬興來倚檻吹長笛坐久巡簷策短筇高絕欲
窺徐市國清虛渾憇武夷宮扶桑析木疑相近

方丈瀛洲信易從擬跨龍驤超汗漫還期鶴笑
等崆峒圍香簾幙流蘇繞環翠闌干錦穀叢入
座有情看燕舞過窻無語訝鷺慵光生殿閣留
宸翰喜溢街衢結綵絨何處村田聞社鼓幾家
庭院啓雕櫳清泉門巷幽居雅白石岩扉古剎
崇似有忽無嵐氣入輕寒乍暖日華融層水絕
壑長宜夏高嶺孤松久耐冬游獵只應多雉兔
樵蘇元不禁兒童川原繚繞遐堪矚人物奇饒

秀所鍾革履長衫供役婦卉衣徒笠沒官傭府
中伐鼓趨羣吏苑外鳴笳練小戎鄉媪入城輸
土布地爐燒火鑄山銅越裳重譯關津便魯國
多賢士類充天際樓船來海賈雨餘阡陌勸耕
農海門潮落騰天馬沙磧塵清見斷鴻馬邑岡
陵知遠近鳳山榛莽共溟濛臨屯舊接真番界
平壤遙連淇水東箕子荒祠碑萃律高麗殘戍
石龍從古今不盡登臨恨形勝都歸磊砢胸問

俗欲尋吳季子不才深愧宰周公卯金縱閱登
天祿伯玉藏書滿射洪論事自慚揚子乞通時
翻慕仲車聳沉淪每笑溝中木宜暢誰彈爨下
桐勝覽直須探蘊結高攀未許扣穹窿境當妙
處巧相會情到盡時偏是濃涼露寫詩銀管濕
夕陽催酒玉瓶空吟成轉覺孤懷爽醉後仍嫌
兩鬢鬆莫恠憑軒重眺遠喜因風物荷時雍

天順四年春予奉

上命使朝鮮登高望遠之際緬懷

帝都流覽王國天時人事景物山川幽顯雖殊
心目俱至其間留連悲嘯之情蓋有出於吊
古詢風之外者雖余亦既知之然興發成章
政自不能不爾也棄華用實文獻之地宜有
同余心者焉姑書之以記歲月云耳

登漢江樓十首

東國有高樓樓前漢水流光搖青雀舫影落曲

鷗洲望遠天疑盡凌虛地欲浮八窓風日好下
榻重淹留

春水鴨頭綠曉山螺髻青斷雲依遠岫孤鴈沒
長汀異域傷靡盬 明時笑獨醒何因忽來此
詩思入蒼冥

路遠輪蹄少春深景物多烟開山似畫風淡水
如羅樂事酬佳節清尊發浩歌由來文物地隨
處好經過

香渺飛流急迢迢石磴平山禽啼更歇江浦暗
還晴興與雲俱在情隨草共生雙親未能見聊
復念 神京

勝覽渾相似佳期不用招行疑鄉邑近坐覺客
懷消谷鳥聲交應溪花影對搖春風如有意吹
送木蘭橈

洲渚望不盡峰巒知幾層病思金匱藥渴飲玉
壺水瑤海航堪渡丹丘羽可仍倚闌凝睇久鄉

思忽無憑

亦有白雲起只無黃鶴來地深同閨苑境勝憶
蓬萊趣比元龍逸詩慚太白才共拚金谷罰莫
笑玉山頽

時序有代謝江山無古今衣冠幾游覽詩酒復
登臨對景懷遺事觀風愜素心太平聲教遠隨
處有知音

四牡息駢駢超然坐翠微酒香滄舞袂春氣入

春便錄卷下
羅衣石徑松花老疎簾燕子飛座中皆勝集向
夕未言歸

徙倚窮佳致盤桓極勝游 賢王好賓客諸相
總風流已醉仍須飲將還更欲留明朝太平館
回首便悠悠

天順四年春三月五日登漢江樓時申權二
議政金朴二判書李府判尹李二承旨在座
皆朝鮮名士也酒酣落筆偶成十章草率鄙

俚無足恠者共發一笑不妨以覆醬醃云

又成

春日登高霽景開漢江春水碧於苔烟雲萬里
鷗波濶花柳千峰鳥道回 天上星槎何處達
城中冠蓋幾人來客邊剩有題詩興不用蕭蕭
暮雨催

題韓判書狎鷗亭詩卷

水雲深處草亭幽有客忘機對白鷗自許功名

同散逸莫將心事學沉浮綸巾羽扇閒堪語細
雨斜風晚更留好是曲江棲隱地相呼相近幾
回秋

御製詩并應 制詩共一帙前輩題讚詳矣夫
復何言况 奎章宸翰照映古今輻輳宇宙近
之辭語亦婉順得體讀之可喜宜爲 國之所
什襲也然 洪武至今世次已久不知朝鮮之
詩果能皆如近否三百篇而下詩莫盛於唐揚

伯謙所述分爲三始音猶豐腴盛唐則沈著而
晚唐遺響則漸流麗矣此非盡_出時治之所感
召郡國鄉里之好尚差殊遂失初意者不能無
耳故雖周盛之後鄭衛之音未能終變吳楚之
詩刪述無及今 天子以聖繼聖朝鮮之使職
貢相望耳濡目染與初意不惟不渝世久道成
疑必有益之者矣聲音之道與政通非小損益
也尊其始而美其終抑惟侯度有光焉載拜莊

春傳錄卷下
誦復系以詩

雲漢垂日星煌煌麗穹昊河圖與洛書千載
承至道斥斥東國臣心聲契敷詔什襲矢弗諼
邦土永爲好歷年亦已久風雅日臻妙焉知地
尚殊初意弗微眇古則貴敦柔中更多叫噪豈
惟詞語間政治實樞要我行日逾邁觀風知蘊
奧忠貞世彌篤文獻須繼紹歸當告 天子陳
詩補聲教充然如有得稽首三舞蹈

予初至朝鮮國王遣李府君陪從于太平
館禮意甚勤及予行之五日復遣均趨黃
州遠餞酒半持是卷索詩詞意良薦卽席
書一律以復之

瀟洒幽亭景趣長百年喬木儼成行一簾疎雨
琴書潤滿座清風枕簟涼門戶有光懷種德兒
孫無恙見流芳東坡舊記休重考早已掄才入
棟梁

李觀察以樗軒手軸求予詩燈下書此以復誠達意而已耳

多君國之彥匪爲山澤臞心迹胡自異高軒乃名樗此木夙擁腫置身惟櫟俱弗爲青黃用弗爲梁棟輸眷滋溝壑志婆然無世虞伊人雖顯融所志良足譽成功慎自保寵利難久居富貴衆所忌名節湏不渝謙者終受益嗇始末乃餘莫謂此寓言可以循聖謨

三月十五日使還平壤觀察使曹君求賦松軒詩書此以復

高軒瀟灑傍岩丘松樹陰陰翠欲浮老去難同樗櫟朽時來已屬棟梁求半窓殘雪三冬夜一枕清風六月秋不是閑居好奇勝太平王相雅風流

三月十五日使還平壤燕浮碧樓因卽命名之意效溫李體爲短詞一章以紀興云

耳

洪流綠淨春無底地核籠葱嵌春水輪茵蜃氣
凝不散十二雕籠晃如洗空明倒浸蔚藍天煥
香半落靡蕪渚綠雲淺淡翠烟沉人在琉璃鏡
光裏青城仙客還從東袖携紫玉登蒼虹左招
浮丘右關尹酒酣擊鼓馮夷宮馮夷醉臥呼弗
醒滿屋鮫珠靛衣冷明朝回望舊游人一片江
山夢中景

和陳先生登萬景樓二首

江上危樓離俗氛春初經過未相聞風雲丘壑
高低見草樹人家遠近分午灶茶烟蒼冉冉芳
塘桃漲綠云云咨詢已遍歸期促一倚雕闌日
又曛

九霄西去是 皇畿萬景樓中暫解衣天遠江
流何處盡春初詩興近來微歌聲隔浦眠鷗起
松影迎風舞鶴歸時物未闌清賞倦不禁回首

白雲飛

押韻爲和非古也自明良賡歌以及唐人皆無此制所和者倡成作者之意耳宋至蘇黃諸公始廣是法後世多步武之予平生最懶於此蓋不能如前人之巧妙故也茲登萬景樓見內翰陳先生之作因步其聲韻爲二律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爾耳觀者將惠我一笑也

朴判書爲成川都護府使辛季思求謹於詩予以浮麗之詞不宜施於學者用功之地作銘貽之

行必有常言必無僞動靜不忘隱顯一致始自幾微爰及品類曰敬曰誠充之則是

孫壽山司譯院判事也陪從日久臨別乞詩書以與之

從來久客惜人情况爾追隨本志誠鴨綠江頭

君仙金卷下
分別後只應含泪入山城

朴枝司譯院判事也陪從日久臨別乞詩
書此以見意

千里相隨一月情別時深見此心誠只今重譯
來 王日屈指行看入 帝城

醫官鄭次良再拜乞詩臨別書與

東來無處問岐黃共說君家肘後方明日別懷
何最是杏林春雨橘泉香

畫竹與知印黃致和

春雨一兩葉東風三四枝水霜舊相守不寫竹
枝詞

畫蘭竹與察訪李扶

新竹初解籜幽蘭未著花風光雖淺薄生意亦
無涯

予來朝鮮國之諸臣無日不交相候問皆
雅有禮度可道其間迎送陪從所與朝夕

共處者惟刑曹判書朴君一人最久判書
老成文雅中敏外嚴加以謙密不矯得藩
佐體讀書能文章善辭令有古列國大夫
之風自義州往復幾一月雖勞頓不息始
終未嘗有惰容非恒不振者能之乎予初
至判書遣二子安命安性謁拜館下進退
肅雍不敢當交接禮家教之隆因亦可見
是皆人所難而判書具有之風塵空谷中

是然之喜何可多得也茲將遠遠彼此之
情不能不相爲動色因成近體一章旣以
敘區區之懷且以塞判書之請斯文古意
是又不能以名義相律也不識見者以予
言爲何如

朝鮮賢臣朴判書老成風雅非凡儒緱山玉笙
鳳凰侶弱流鐵網珊瑚株鴨綠江頭始相見雅
度清談便依戀曲池春水曉同吟驛路東風夜

君伯金卷一
供燕太平孤館漢江樓行處追隨坐處留怡然
似我故鄉地恍若與子平生游雍雍二子何瀟
灑深夜燈前共趨迂詩禮真堪伯仲間衣冠肯
托矇眊下爾來懷抱慙相忘又復陪携束去裝
新情不減舊情好歸日翻嫌來日忙碧波芳草
臨津渡劔水龍泉鳳山暮黃州樓上望西京總
是浮生別離路別離路促憶相逢西去還應幾
日全平田遠樹只長在流水行雲無定踪無定

踪渺何際蓬矢桑弧九州地海北天南風雨時
也應共有相思意君不聞鄭大夫田廬章服人
謠呼又不聞吳季子遺德名言傳國史當時豪
黠幾何人蝸角蠅頭徒已耳君家父子皆名流
康莊良驥洪河舟尊皇贊國在千里莫爲臨
岐上別愁

天順四年春予以使事至朝鮮道經平壤
謁箕子廟瞻拜仰止退書所見於大同館

唐柳宗元以正蒙難法授聖化及民三者敘箕
 子廟碑火人之能事畢矣獨其所謂討惡未稔
 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其理
 之論竊不自揆未能無疑夫比干未死天下猶
 商先生以王室父師乃不肯正救于未然而欲
 僥倖於不測斯亦難言也借使果有是心卒之
 亂亡相襲機事無成此尤中智所不為而謂賢
 君子為之乎矧三仁告誥之際腎腸心腹皎然

相敷而先生之幾微曾不少見于此是其佯狂
 不諫之心故已審有定見矣及周之興武王訪
 之而即言封之而亦就故都之民不忘殷武庚
 之心欲繼緒而亦未嘗一致意於其間惟條法
 教民聿興禮讓裕焉處此東土若固有之者且
 其初封之時朝鮮始克通道及成王之世傳珍
 西踐東服迺至東魯聖人亦有君子何陋之語
 苟非先生安土導民之力其化遽能如是哉

其

終之事可以知其始之心矣然則先生豈將果
下忘殷而樂于從周耶是不然商之亡天也周
之興天也洪範之道幾絕而復傳已塞而復通
亦天也知其在天而且晦身以自辱不爲周臣
者斯亦天也蓋天者理而已聖賢之言語動靜
皆所不違况其大者乎全盡此理而處之必當
用之無私施之卽準此聖人所謂仁也雖然頑
民反側武庚之監不違况乎材足以濟事德足
以動人道足以立世如先生不惟不致意于其
間而且終始遂其不臣之志歛大惠施于一方
俾夷爲華彞倫禮樂之澤至于今不衰世受封
錫享國長久而先生亦永有廟祀者皆中國周
之賜也於虜周亦仁矣哉

名說

義州州判鄭六乙有子甫八歲穎悟善應對過
於常兒真韓文公所謂可念者也予與副使武

公客邊一見皆傾喜之撫美殊不忍捨日日其
父爲之再拜求名且曰此子尚有第一人今六
替矣如見念幸併賜之因感其言之勤也命長
曰汝昌命次日曰汝裕將期其能昌鄭氏之門而
克裕其後也然人能貴名名不能貴人爲父者須
加教誨之而昌裕宅日知好學之年其以吾言
而顧名思義哉毋棄好忽

正月廿二日李廷用驛會故人伍公矩出

聽雪軒詩卷求予題辭因識數語如左

太極無聲形而後始有聲也故陰陽開闔而天
地之聲出呼吸運動而人之聲出聖人通天地
和民物而樂之聲出然則樂也者聲之至也是
以律呂定而天下無餘聲古人謂大聲不入於
里耳言君子能聽之也聲教既弛末樂繁興出
於聖人者既不得聞而出於人者又不足聞禮
樂之欲矯世弊而歸諸古因假聽於天地之聲

而適其真焉此公矩聽雪之深意也嗟乎當元
之時顯蒙之世既遠豈惟淫聲之足以害正哉
目變於紅紫而天下之色亡口變於醇醜而天
下之味亡心變於利祿而天下之性亡世之變
曷其有極而聲奚足哉君子曰聲之入人也深
耳之觸物也易無意而遭者惟耳有焉故君子
尤謹之也雖然聲成于兩物之相遇也故陰陽
擊而爲雷霆無擊則無聲也事物感而爲言語

不感則無聲也然則聲者形器之餘耳雖天地
之聲亦不能無變也彼以飄簫撲簌爲可恒也
哉必相與聽于無聲而後已

廿二日早遇上清道士楊勝暹以山水小
幅求詩勝暹予舊交前歲倭江西嘗欲一
造其地因盛暑而止至今怏怏茲相見塗
中爲之暫止情見于言

小山庾橫大山起延蕩雲霄千萬里大江東下

勢中分衡岳南來青未已嗟峨一道高薄天龍
蟠虎踞千千年芙蓉城西白日莫三十六峯生
紫烟岩回逕轉開幽闥露彩霞光照隈壁滿
桃花大古春一片烟波五湖白竹窓幽戶佳
早門掩雙鳧天欲曉漁舟蕩入武陵溪行人忘
却天台道去歲南游過上清飈車擬訪安期生
風塵迷夢無回處回首亂山孤月明

廿八日至山海關與夏官主事章用禪敘

舊因談及豫讓事所見異同不一明日宿

寧遠作豫讓論

嘗讀史至豫讓報仇事而嘆之曰惜哉讓所以
爲智伯者似矣所以自爲者則未也夫所貴於
君子者以其揮之不去招之不來人不得而易
之也若恩則德之怨則仇之此庸人孺子之事
豈大丈夫哉范中行氏之於讓其恩禮厚薄固
不足論然嘗叨濫其職矣吐哺其粟矣稱臣于

其下矣使有甚不合者何不早去之一日事勢
傾危乃曰以衆人待我我以衆人報之嗟乎若
使爲人臣者皆懷此心皆藉此口則君父之難
誰將赴之耶雖然讓之衷不難識也志于道德
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
以累其心若孔子不較季孟之待孟子不留萬
鍾之饋此其心宜何如也彼讓不過志于富貴
者耳譬諸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執此

以扣人之門戶其有與之者則感悅歆羨有不
但已其不與之者則怨疾忿恨苦不見其亡敗
也智伯適逢其饑而與之者中行氏不知其饑
而弗與者也感悅疾忿之不同豈非讓之處心
乎曰讓之於中行氏固未也其報智伯何莫而
非義乎曰夫義者自羞惡之心而充之也讓於
仇不惡亡怨不羞豈有無羞惡之人而可以爲
義乎且其自言曰吾欲愧天下後世人臣之懷

二心者然則在智伯嘗爲人臣而在中行氏非人臣乎在智伯不可懷二心而中行氏獨可懷二心乎臣之於主猶婦之於夫婦忘其夫再醮於它人之門後雖有節不得爲貞婦臣忘其君而再仕爲它人之臣後雖盡死其得爲義士哉昔人以讓之死爲無所爲而爲其事則然矣而心則非也其先也爲其待我其後也爲欲懸名古作史者槩讓於刺客之流不可爲無所見故

曰所以爲智伯者則似矣而自爲者則未也雖然齊桓晉文假行仁義猶能尊周室於擾攘之日况讓之一死慷慨激烈非充義至類之盡則其所爲亦足以表率臣子後世有歷事五朝不失三公之位若馮道者聞讓之風宜亦少有愧哉



有售金元

三